評介「美國文學批評選」（續）

思兼

第二部分是有關詩與詩人的，包括四篇論文：

㈣什麼是詩（*What is Poetry*）　博德（Frederick K. Pottle）著，樂靈譯。

㈤詩裏面的矛盾語法（*The Language of Paradox*）　勃魯克斯（Cleanth Brooks）著，夏志清譯。

㈥詩的三型（*The Three Types of Poetry*）　泰德（Allen Tate）著，余光中譯。

㈦葉芝論（*Yeats*）　威爾森（Edmund Wilson）著，方馨譯。

「什麼是詩」是博德著「詩的成語」（*Idiom of Poetry* 1946）書中的一章。博德是著名英國文學教授，學術地位崇高，他的治學方法嚴謹，著重考據的訓話，而沒有一般樸學家見樹不見林的鑽牛角尖的毛病，他不怕綜合多方面的問題，不怕下結論，不讓學術與批評分家。本文統覽全局，針對「什麼是詩」的問題中心，提出一個基本的，完整的理論，他首先討論詩的定義爲何常不能讓人滿意，再提出自己的定義，從各個角度加以反復闡述申論。以爲：「用語言的符號來表達直覺的內容，其結果便是詩。」「詩乃是在某種敏感範疇內表達經驗素質的語言。」而一切審美判斷都有一個未定數，即敏感的基礎，所以，

最後的總評是沒有客觀根據的。

「詩裏面的矛盾語法」是勃魯克斯「精緻的骨灰甕」(*The Well Wrought Urn*)(副題：詩的結構的研究)書中的首篇。本文發表於一九四二年，分爲三節。第一節泛論詩與矛盾語法，第二節詳細分析約翰，鄧恩的詩「因愛而神聖」，第三節泛論想像。本文所討論的「矛盾語法」，是修辭學的一種方法，希臘文原義是「違反一般說法的意見」。日人譯作「逆說」，也可解作「似非而實是的意見」。老子云：「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藏」，即矛盾語法之典型例子。作者認爲詩的語言之特色即矛盾語法，詩人常藉此法達到其他方法無法獲致的簡潔與明確，作者勃魯克斯，爲美國新批評學派健將，他和衛姆塞特合著的「西洋文學批評史」曾由顏元叔先生譯或中文，在國內印行。他又終身從事文學教育，與人合編過許多大學教科書，如「文學入門」(*An Approach to Literature*)、「瞭解詩歌」(*Understanding Poetry*)、「瞭解小說」(*Understanding Fiction*)、「瞭解戲劇」(*Understanding Drama*)等，都是採用新批評的理論和手法而編成，不但普遍影響了美國大學的文學教育，而且影響到臺灣各大學的文學教育效果。

「詩的三型」是泰德批評論文集(*Reactionary Essays on Poetry and Ideas* 1936)中的一篇。旨在討論滙現代世界三種態度於一點的三種詩。第一種態度起因於實用的意志：在詩中，到十七世紀爲止，這種態度乞援於道德的抽象觀念和寓言；如今它在科學的影響之下，又乞援於物理的觀念，想藉知識去探求行動。第二種態度是對於科學底統治的反叛；在詩中給予我們所謂「浪漫的諷刺」的情緒。第三種態度無以名之，因爲它是盡善盡美的，是完整的。批評可以區別不完整的東西，也可以簡化已經成爲抽象的東西，可是它無法簡化具體的整體。作者在結論中指出：被意志迫害的性靈經常以其偏差的公式之不能減輕的負擔破壞了人們及社會的平衡；而詩却寓其眞正用途於其毫無實用的性質，此性質正是這種被意志迫害的性靈之休息的焦點。當意志與其公式還原到我們的完整經驗所有的不言而喻的關係時，我們所得到的才是詩的這種眞正的知識。

「葉芝論」是從威爾森的「*Axel's Castle*」(

1931）書中的第二章。作者爲美國現代傑出的文學批評家兼小說家，曾任報紙記者與「新共和」雜誌編輯。本文旨從葉芝的思想淵源與轉變，來析論葉芝的作品。同時與前人作品相比較，以窺其作品之承先關係，闡述他的閱讀與生活，以探究對其作品的影響。不止是論詩，同時兼及葉芝的小說與散文，使讀者對這位愛爾蘭籍的象徵派詩人，有中肯的認識。

第三部分是傳記，小說與小說家，包括三篇論文：

(九)文學與傳記（*Literature and Biography*）威利克（Rene Wellek），華倫（Austin Warren）合著，唐文氷譯。

(十)論自然主義小說之沒落（*Notes on The Decline of Naturalism*）若芙（Philip Rahv）著，齊文瑜譯。

(十一)海明威論（*Hemingway*）華倫（Robert Penn Warren）著，張愛玲譯。

「文學與傳記」和第一部分的「文學理論、批評、文學史」同爲威利克與華倫合著「文學的理論」書中的一部分。兩位作者都是文學教授。威利克原籍捷克，從英國再移居美國，曾著有「近代文學批評史」。本文旨在研究作家傳記與其作品之間的關係。作者以爲：把藝術看做單純的自我表現，個人感情和經驗的紀錄，這觀點是整個錯誤的。一部文藝著作即使同作者生平有密切聯帶關係，也絕不能說它乃生活的副鈔本。關於傳記性研究的價值。第一、有考證的價值，能解釋一部著作含蓄的暗義，甚或字義。第二、它有於解決文學史中狹義的發展問題——作家寫作技術的發展、成熟及衰退過程。第三、傳記彙集許多與文學史有關之材料，如作家所讀的書、交友、經歷等，這一切可澄清詩人所依從之傳統，受到影響，與採用的材料。

「論自然主義小說之沒落」選自若芙的小說批評集「意象與觀念」（*Image and Idea*, 1949），作者爲美國當代批評家，*Partisan Review* 創辦人兼主編，本文旨在闡述自然主義小說之沒落，乃廿世紀文壇之必然趨勢。自然主義寫小說的方法雖曾風靡一時，但在其寫實的俗套中，可見的現實就是現實的全部，已不能滿足新起作家，因爲可見的現實只是人生經驗中的一部分。因此要打破小說中客觀描寫的習慣

，採用新的技巧，表現人心底下亂七八糟的各種衝動——夢想、幻景與幻覺。小說家的任務是要去研究現實社會的眞相，而近代人的生活之中，成問題的謎樣因素正與日俱增，這種因素才是吸引我們這時代中眞正文學的想像力的力量，所以在小說家的筆下，除了傳統的縱向截取人生之外，更要向橫裏，從深處截取人生。

「海明威論」原發表於「肯陽評論」（*Kenyon Review*）一九四七年冬季號。作者華倫是耶魯大學教授，美國當代傑出的小說家、詩人和批評家，「新批評」的中堅人物。此文爲有關海明威論文中最重要的一篇，全文分作三節，第一節綜論海明威小說的特色與人物等，第二節分析海明威的作品「戰地春夢」，第三節是結論。其文字犀利，闡析深刻入微。

第四部分是批評與批評家，包括三篇論文：

㈠新批評（*The New Criticism*）史賓簡（J. E. Spingarn）著，吳魯芹譯。

㈡人文主義的批評家（*The Humanist Critic*）布許（Douglas Bush）著，仲子譯。

㈢文學批評的相對論（*The Doctaine of Critical Relativism*）博德（Frederick A. Pattle）著，李湘譯。

「新批評」第十二期書評書目曾予刋出，「人文主義的批評家」是布許發表在「肯陽評論」一九五一年冬季號的一篇論文。布許以人文主義信徒自命，他們的主張雖在實際批評中失去重大作用，但人文主義在美國高級學府中仍具有極深的影響，此文從歷史和分析派的批評法說起，主張批評家應當用所有有益的方法來作文學研究，歷史學問和美學分析須合起來運用。儘管藝術作品的闡明還是古典學者和批評家的中心任務，然而切不可以此爲滿足。道德的和文化的遺產，有行將失去的危險，古典學者與批評家應負起積極保存此項遺產的進一步的和傳統的任務；應負起社會的或傳道的責任。

「文學批評的相對論」和「什麼是詩」爲博德著「詩的成語」書中的一章，博德代表美國文學批評中老派的意見，其看法比較保守和謙虛，認爲批評本身仍有其限制。博德將批評工作分爲兩部分，一是文學形式的批評，一爲內容或載道性的批評，他否定文學批評有絕對的標準，批評家所眞正批判的，乃是自己

的敏感。博德指出：批評家不能一勞永逸地爲世世代代估定蒲柏的地位，但可以爲後代紀錄對蒲柏的看法。如果讀勃萊克的詩想到深刻騷動，而讀蒲柏時沒有此感，這是值得紀錄的，可是却不能因此而說勃萊克是詩人，蒲柏不足稱爲詩人，應該說，憑我們自己的敏感反應而言，勃萊克是個了不起的詩人；反之，蒲柏的詩，由於敏感的變化，非我們所能欣賞，他的結論說：文學批評應包括主觀的批判和歷史的紀錄。

綜觀「美國文學批評」一書，至少有四點是值得一提的。

第一、內容豐富，篇篇精彩。這裏一共選了十四篇文章，十三位作者。都可以說是深具代表性的名家名篇。讀完之後，會覺得其中的題材觸及文學理論和實際批評上的各種問題，幾乎是無所不容。部分文章雖然偏重理論，但處處不忘實際創作上的問題和困難。部分文章偏重於某一位作家或某一篇作品的分析，但是在這些細膩和冷靜的剖析之後，却有着深厚的理論基礎。同時，編者在掌握選擇論文的方法時，還特別藉此機會介紹現代人對文學的「新的敏感」和現代文學批評所採用的「新的方法學」，對國內批評界富有啓示作用。此外，這些文章雖然主要是二十世紀以來的文學批評，但對於過去的批評理論和方法，往往先加以介紹和批評，然後再提出自己的意見。有助於讀者對西洋文學批評縱的了解。

第二、新舊意見，兼容並蓄。「美國文學批評選」並不站在某一觀點或某一流派來選擇論文，而是選取新舊各派的代表性論文。在二十世紀初期來說，白璧德的人文主義被認爲是「舊派」。史賓簡的「新批評」是新派。但近幾十年來，美國文學批評裏所謂「新派」與「舊派」不但人物全非，且主張也早不是那麼一回事了。博德教授的「文學批評的相對論」可以代表「老派」，「請裏面的矛盾語法」的作者布魯克斯可謂「新派」的典型人物，另本書的作者華倫、泰德，應爲新派的健將。舊派主張比較保守謙虛，否定批評的絕對性，認爲批評本身仍有其限制。新派認爲批評有絕對的標準，此種標準卽存在於作品本身之內，故主張進一步精讀和分析作品本身。耐人尋味的現象是：這兩派並非水火不相容的，舊派的批評家同樣講究如何精讀作品本身，新派的批評家也都學識過人

，並不在咬文嚼字上斤斤計較。學者可以吸收兩派之長處，這種現象，不但令人欣喜，國內的學術界更應該有所反省和效法。

第三、批評家與學者合流，本書的十三位作者，除了威爾森從事記者和編輯工作，是職業作家之外，其他作者都曾在學校中擔任教席，部分在任教之餘，再從事其他文化工作。大多數人始終未脫離學校，雖然有人同時創作詩歌或小說，也有人一生鑽研學問，但他們都是廣義的批評家。從這裏使我們想起國內的情況，文學院的教授學者，經常發表文學論文或批評文字的，如鳳毛麟角，一些社會上的文評者又往往缺乏嚴謹的治學訓鍊與深厚學養基礎，看到美國批評界的情況，不禁令人深深感慨，我們的學者需要蓬勃的朝氣與活力，多寫點批評論文；我們的文評家，也該多讀點書，培育深厚的學養與接受新的方法。當然，這不能「以全蓋偏」，但此種通病已經夠瞧的了。

第四、編選認眞，翻譯嚴謹。從各方面看來，「美國文學批評選」的編選認眞，翻譯嚴謹，是毋庸置喙的。原文篇篇精采，都是名家名篇，中譯也都是名家名筆，足以稱之。本書的原作者，固然名頭響亮，可是譯者也多非泛泛之輩，如梁實秋、吳魯芹、夏濟安、思果、夏志清、余光中、張愛玲等，無一不是國內第一流的學者與作家。不僅譯筆雅順，交代清楚，且有適切的附註，俾有助讀者了解本文。同時各人所翻譯的題材，都是他所擅長的那一部門。譬如梁實秋曾受業白璧德門下，讓梁先生翻譯「浪漫與道德的現實面」，再也找不出更合適的人選了。再如夏濟安翻譯「傳統與個人才具」，余光中翻「葉芝論」；張愛玲譯「海明威論」等，也都是各盡其才。

最後，不得不提的是，這樣好的一本書，自民國五十年再版以來，絕版已久，市面上已經再也見不到它的踪影。而其他許多不入流的書籍却到處充斥，眞是令人興起「黃鍾毀棄，瓦釜雷鳴」之感嘆。筆者前曾說過，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的三個主要癥結，這三個癥結都是互相影響的，照目前看起來，國內文學批評的狀況雖有起色，但要想蓬勃發展，發揚前人的豐富遺產，顯示我們這一代的智慧與成績，仍須要一番艱辛的努力。（完）